

采访人 李鸣生

世纪老人 的话

冯亦代

卷

辽宁教育出版社

世纪老人的话 以对话形式 展示老人对其学术生涯及人生历程的回顾 全部采用第一手
资料 深入被访者的精神世界 世纪老人的话 以对话形式 展示老人对其学术生涯及人生
历程的回顾 全部采用第一手资料 深入被访者的精神世界

K30



K820.7/29



本书为国家『九五』重点图书规划项目

RBA41/02

主编 林祥
采访人 李鸣生

世纪老人 的话 冯亦代

辽宁教育出版社

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纪老人的话:冯亦代卷/林祥主编. -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6

ISBN 7-5382-6158-3

I. 世… II. 林… III. 冯亦代-生平事迹 IV. K8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3922 号

辽 宁 教 育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字数:85 千字 印张:4.625 插页:2

印数:1—10 000 册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柳青松 王丽君

责任校对:王 玲

装帧设计:杜 江

版式设计:原 野

定价:10.00 元

世纪老人的话
冯亦代卷

冯亦代



编委会

总策划 俞晓群 林祥
主 编 林祥
副主编 李文慧
编 委 金涛 巫新华 李鸣生

总发行人 俞晓群
责任编辑 柳青松 王丽君
责任校对 王玲
技术编辑 袁启江
装帧设计 杜江
版式设计 原野

策划人语

为何而做？人活着总要干点事情，尤其是要干点有意义的事情，多少年以后还心有怀念、心中得意的事情。偶然在电视上看到因病住院的相声大师侯宝林，他在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讲述自己的人生感悟，受到震动……要保留、要抢救这样一些世纪老人的最珍贵的“活”资料，先出文字书，就叫《世纪老人的话》。

如何做的？先找到世纪老人，即被采访人。称得上“世纪老人”的并不多，由阅历、学识、社会知名度等诸多因素决定。后选择采访人，采访人要能够领会和落实策划者的意图，要有学识与被采访的世纪老人对话，并能得到世纪老人的认同。这项工作的难度大大超过了预想。

做得如何？从策划到出书，磨了近三年，几经修改，从文字内容到装帧形式，都力求做到一流。《世纪老人的话》有两大特点，简言之：一、直接交流、对话，客观性强；二、可视为世纪老人的口述历史，史料价值高。

自觉做得努力，可得一个高分。最终打分人是读者。

目录

策划人语 1

冯亦代先生小传 1

访谈实录 4

访谈随想 4

采访手记(李鸣生) 107

众家评述 107

二哥冯亦代(袁鹰) 111

亦代伯伯(叶稚珊) 124

七彩的故事(黄宗英) 133

冯亦代先生小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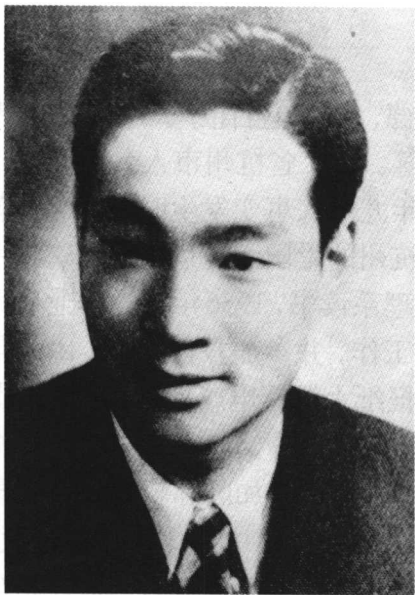


本书策划者林祥与冯亦代、黄宗英
在家中书房

冯亦代，原名贻德，曾用笔名楼风、冯之安、冽漂、马谷、公孙仲子等。浙江省杭州市人，生于1913年11月13日。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在杭州蕙兰中学读高中，参加杭州的爱国学生运动。1932年入上海沪江大学工商管理系读书，1936年大学毕业后考入上海中国保险公司工作，并参加救亡运动。1938年到香港，先在各进步报纸上撰写电影评论、小说、散文等；后参加《星报》，翻译外文电讯，并为该报编辑《第八艺术》副刊。1939年参加国际新闻社及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出版《中国作家》（英文版）向海外宣传抗战。后参加香港业余联谊社。该社为东江游击队筹款，业余剧团上演阿英编剧的《葛嫩娘》

(即《明末遗恨》),任导演。1940年发起出版《耕耘》杂志。同年与沈镛出版《电影与戏剧》(不定期刊),任主编。被选为中国青年记者协会香港分会候补理事。在香港文协参加文艺通讯部工作。此外在港期间还参加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大同盟历次为抗日战争的义演筹款工作。1941年去重庆、翻译美国作家海明威有关西班牙内战的戏剧《第五纵队》(重庆文风书店),和斯坦贝克的戏剧《人鼠之间》(重庆天下图书公司),合办古今出版社。1942年与沈镛等合办美学出版社、主编《海滨小集》丛书。在叶以群主编的《文哨》、郭沫若主编的《中原》及《新华日报》等报刊发表文章及

翻译作品。1943年,在夏衍指导下与唐纳组织中国业余剧社,任副社长。1944年任中外文化联络社经理,该社由茅盾任社长,叶以群任总编,向国统区及海外报刊发表敌后根据地进步文人的作品。1945年参加沈钧儒等组织的人民救国会,任



青年时候的冯亦代

理事，抗战胜利后回上海，创办《世界晨报》，任经理、代总编，并在该报写《泪眼集》专栏。1946年任《联合晚报》副刊《夕拾》编辑，写《灯下随笔》专栏。这张报纸是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的。同年任上海文艺界协会美国文学丛书编译委员会委员，翻译美国A·卡静的《现代美国文艺思潮》，此丛书于1948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1947年与凤子等出版《人世间》杂志，任编委，为该刊撰《书人书事》专栏。1949年出版《书人书事》文学批评集（上海潮锋出版社）。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在军管会领导下出版《大报》，任社长。9月在北平参加国际新闻局筹备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国际新闻局秘书长兼出版发行处处长。1952年任外文出版社办公室代主任，出版部主任，英文《中国文学》编辑部副主任。1954年后两次被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曾任《读书》副主编，《外国戏剧》、《译林》、《群言》、《散文世界》编委。美国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中外文学交流委员会委员，国际笔会中国中心理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北京译协副会长。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副董事长。中国民主同盟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常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六及第七届委员。曾出席第一次、第二次及第四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

访谈实录



李鸣生及妻陈晓清与冯先生及夫人合影（1999年10月）

采访者：李鸣生

被采访者：冯亦代

采访时间：2000年5月～9月

采访地点：冯亦代先生家

一、关于亲情

李：冯老，今天想和您先聊聊亲情、家庭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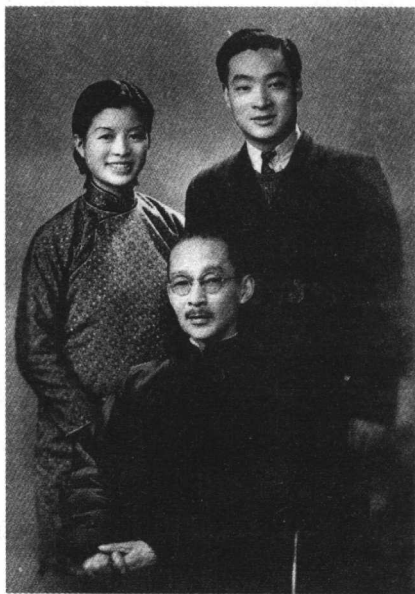
冯：好啊。

李：一说起亲情，人们往往想起自己的母亲。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对父母的依赖渐少，对父母的感情似乎也埋藏得更深，不像儿时那样无知无畏地洋溢出来。您幼年丧母，不知对母亲还有没有印象？

冯：我从小就失去了母亲，但我从来没有忘掉我的母亲。即使如今我年已耄耋，我还是渴望有个母亲。

所以如此，因为我是个从小就没有母亲的可怜儿。我生下地一个月光景，我母亲便因病去世了。我那时还在冥顽不灵的襁褓之中，当然不会知道没有母亲的苦恼，更不能记起她的容颜；因为母亲患病需要静养，只能置我于他室，由乳母喂养。

我认识母亲，是在四五岁时看到老家后轩壁上挂的大照片。她梳着当时流行的日本式发髻，乌黑地耸在头顶，显出她的脸色格外白皙，简直快成为惨白了。圆圆的脸上淌漾着安详，一双深邃的大眼睛，左颊上有个酒窝，穿着月白色的衣衫。大照片只是个半身，她的双手如何？她的体态如何？我什么也不知道。以后听大人说，母亲生前身材苗条，婀娜多姿，仅此而已。而在我的梦想中，母亲的身影更较这幅大照片丰富得多，特别当我上了学的时候。每当我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温习功课，我的身边必然会坐着虚幻的母亲，



1939年 冯亦代与父亲
及妻子安娜合影

她侧着头望我，一脸慈笑。那样使我小小的心田里，满怀对母亲的依恋；然而，这只是我的幻觉，因为只要我激灵一下，幻觉便消逝了，我看到的只是陪着我读书的奶妈。少时不识愁滋味，但在这时我心里也会感到一丝苦涩。以后我常常注视这幅照片；我高兴时，母亲露着浅笑；我受了委屈，她脸上便显出悲戚。

李：您恬淡的个性和温和的处世态度，是因为童年受过太多的苦而变得隐忍宽厚呢，还是虽然没有母亲却依然有着疼爱您的其他家人，他们呵护着您幼小的心灵，使您没有因为丧母而变得乖戾孤僻，或者……

冯：我有四个姑母，因此表兄弟姊妹一大堆，都住在我家，而且都和我一般年龄。孩子们在一块，哪会没有磕磕碰碰的。但是他们都有母亲的抚爱，而我呢？只有没有母亲的凄怆。

大概七八岁时，祖母去世了，父亲刚刚在外地续了弦，带着那位新婚的继母奔丧回家；我好不高兴，逢人便卖弄我有个妈妈了。祖母丧事过后，父亲又谋生远行，把继母留在家。应该说有了妈妈，我的处境可以比较泰然了，可是人世间又有多少事难以符合一己想望的。继母好玩牌，每晚她邀集左邻右舍在后轩玩牌，我便在另一只八仙桌上温习功课。到今天值得我感谢她的，是她养成了我惯于在喧嚣中读书写字的习惯。她原来是个小学教师，可从来也不过问我的功课。当我不能计算数学课本中的四则运算时，我只能泪汪汪地回头瞧着母亲的大照片，祷告她引领我逃脱这数字的迷茫。我不敢问我的继母，因为我害怕她

暴躁的脾气。我在小学一二年级书读得不好，经常是班里的末几名。

继母常常写信去向父亲要钱，以要为我添置衣服为由，事实上我身上穿的除了那件出客穿的长衫外，便都是缝补过的了。这情况不知怎的为父亲所知，有一天他突然回到老家，直奔楼上我的住房，把我的衣箱打了开来。接着就是父母的争吵和他们的分离。我又成了没有妈妈的人了，我哭着对父亲说不要和继母分手，因为我不愿过没有妈妈的生活，而他们只是对我凄然一笑。

李：您生下来才一个月亲生母亲便离开了您，而继母又是这个样子。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您所得到的母爱，几乎都来自您的姆妈？

冯：现在保留在我脑子里的母亲的形象，就是从小就给我哺乳的奶妈。有奶便是娘，所以我叫她姆妈。姆妈来我家时不过二十一二岁，丈夫刚刚死不久，有了新生女儿，不久也病死了。在乡下她无法活下去，因为谁都不理她，说她克死了丈夫和孩子，她不得不到杭州当奶妈。她一到杭州，凑巧我家要雇人，便被人给介绍来了。

我小时候，四季寒暖，衣裳饮食，无一不是姆妈亲自料理的。她人好，嘴巴也甜，她知道一个无母孩子的凄凉，因此什么事情都护着我。我饿了，我冻了，我给别的孩子欺侮了，便去找她。后来我上了学，她便每日亲自接送。她不识字，却知道读书是件要事，便天天在煤油灯下督促我读书，而且常常勉励我，要我

争气，不要使人说她带孩子带得不好。我年稚贪玩，家里年纪相仿的表兄弟姐妹也多，每逢我拗着她去玩，不肯读书，她便在暗地里掉眼泪。我一见她掉眼泪就害怕，便依着她，不让她哭，一面乖乖坐下来做功课。祖母说孩子小，不要管得太紧，姆妈便说让我做功课，也可以使我少淘气一些。因此，我从小便成了一个懂礼貌而文文静静的孩子。

李：记得朱自清先生在《背影》一文中曾描写过疼爱着他的父亲的情景。您的父亲为了您续娶又离异，您那时或者现在想起来，是否觉得他对您的爱太沉重了点，也太伤感了点？

冯：母亲生我那一年，父亲整三十岁，母亲故世后，父亲很伤心，不愿再在杭州老家生活下去。他是留学日本学铁道工程的，便到北京京张铁路工作，以后又去江西修南浔铁路。总之，他很少回家，只有1926年他在浙江省铁道局工作时，才在老家住了一年多。以后患了咳血，差一点死去。病好后就到津浦铁路改行当审计人员了。因此我对他很陌生。

李：您和父亲见面这么少，那么您是不是根本就没有感觉到父亲对您的关爱呢？

冯：不是的。我和父亲虽然见面不多，但他的爱子之心还是很强烈的，而且也是超乎一切之上的。他与继母离婚可以说就是最好的证明。

李：那个时候您父亲显然不可能和您谈起为什么离婚。不过，常言道，“多年父子成兄弟”，儿子长大后总有一天和父亲会像朋友一样比肩谈心。您和您的父亲有

过这样的時候嗎？

冯：有的。父亲并没有向我提过他离婚的事，他照顾了我几天之后，便把我托给我母亲生前的寄姐家里了，一直到30年代初，有次我到南京去过寒假，他才和我提起这件事。那天黄昏，他带我到夫子庙去吃了顿晚饭，俩人喝了些酒。回到公寓里，他在灯下默默抽着雪茄，不时抬起眼来瞅我一下。我发现他的神情有些不平常，便说：“爸，您有事要讲吗？我听着。你烟抽得太凶了。”

父亲又抬头望了我一眼，慢吞吞说：“三舅和四舅都劝我再结婚，说我老了，需要有个老伴，一起生活有个照应。可我想来想去，总觉得还是现在这样一个人生活的好，过惯了也就无所谓了。而且再和一个人结合，会生出多少事来！我没有忘记当年为了你还小，需要有人抚养，才再结了次婚。但我没有选好适当的人，使你受了委屈，我对不起你的母亲。而现在你已经成年了，再过两年大学毕业，你能够建立自己的生活，我也了却一桩心事，我又何必自寻烦恼呢？”

其实，要父亲再结婚有个老伴，是我和四舅商量后，请三舅四舅提出来的。父亲是个木讷而不善于表达感情的人，尽管他的脑筋非常灵敏，有时他可以从你的神态与语言中探知你隐藏在背后的东西，但要我这个粗心的人透过他那副眼镜片去摸索他的灵魂，真是难上加难。说实在的，即使这一辈子没有对我一次疾言厉色，而且我还能从他平时若有所思的对我的注视，看到他对我不用言语的爱抚，我还是有点害怕他